

### 一条川剧排练短视频 收获90万点赞

“谢谢大家点赞关注！本来想换个回复的，但确实咱也没经历过这么多评论，回复不过来！慢慢大家了！”成都市川剧研究院“00后”川剧演员邓方园完全没有想到，他的一条平时排练时的短视频竟然能引来90万的点赞量，网友评论高达3万条。邓方园刚开始还逐一回复网友，但确实回复不过来。这条短视频是邓方园排练川剧《离恨天·审》的花絮，在视频中饰演姚安的邓方园穿着黑色T恤、短裤，手持一把扇子，凶狠的眼神和谄媚的笑容如变脸般自如切换。评论区的网友不禁感叹：“好带感，突然就理解了戏曲的魅力！”“上一次被陈丽君拿捏，这次又被邓方园拿捏……”

去年，成都市川剧研究院时隔12年再度开设川剧“娃娃班”，邓方园正是12年前川剧“娃娃班”的成员，当时他只有12岁。学武功、练唱段，在“娃娃班”，邓方园练就了一身硬本领，主攻文武生、兼丑角，师从黄盛宣、王世泽、晓航。邓方园戏路很宽，擅演剧目有《放裴》《摘红梅》《归舟》《望江亭》等。这几年，邓方园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新，还会不定期进行直播，与网友互动，有时还会拉来同事一起直播。许多年轻人成为了邓方园的粉丝，但邓方园始终认为，吸引粉丝是为了实现让他们从“喜欢个人”到“喜欢川剧”的转化。“在我的粉丝群中，80%以上都是年轻人，我们经常在线上讨论川剧技巧和剧目。”邓方园说，“短视频也好，直播也好，其实都是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传统戏曲的工具。有兴趣了，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看戏。”

剧场内，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二十年长演不衰，越剧《新龙门客栈》以青春化立意和审美风格火遍网络。剧场外，粤剧电影《白蛇传·情》成功“破圈”，上映二十天打破戏曲电影票房纪录；戏曲综艺《戏宇宙》提出“跟着戏曲去旅行”，表演舞台从演播室外延至文旅一线。这些作品的成功经验，都在于主动与年轻受众建立连接——由青年演员演绎青年人喜欢的戏曲故事，以契合青年一代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心理。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传统戏曲青年演员都在尝试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传播戏曲经典和文化。河南的“00后”豫剧演员袁玉芳用短视频记录自己演出台前幕后的花絮，还会演绎《白蛇传》《大闹天宫》等经典唱段，为网友普及豫剧知识和唱法技巧。袁玉芳感觉直播间里对豫剧感兴趣的年轻人比例在明显增高，不少人还会私信向她请教有关如何进一步学习的方法与门道，这让她对在新平台上复兴豫剧充满了信心。

邓方园认为，青年演员要利用好新的传播媒介，让宝藏戏曲被更多人看见。“虽然不可能通过几十秒的短视频就让大家了解一个剧目的故事或者繁复高深的戏曲技巧，但是可以激发更多人对传统戏曲的兴趣，这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 当更多年轻人成为追戏人



青年越剧演员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可谓当下现象级的戏曲演出。



### 打破舞台边界 从「看戏」到「入戏」

浙江越剧小百花屡屡“破圈”，固然借助了电影《新龙门客栈》或名著《红楼梦》这样的IP，但是其真正的创新，在于改变了传统越剧演出形态和与观众的互动方式。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到10.91亿人，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10.4亿人，连续6年领跑各类网络视听应用。短视频时代，传播的碎片化，可以迅速聚焦于热点话题和人物。青年观众因为跃动的生命力和对传播平台的熟悉产生了越来越强的表达欲。当更多年轻人成为“追戏人”，古老戏剧由此有了新观众、新活力。很多“00后”的短视频首页，被戏曲演员挑眉杀、水袖甩出残影、戏腔变装卡点占据。他们还积极参与戏曲作品的二次创作，扩大其影响力。细数近年来火热出圈的剧目，无不是经由大量观众二刷三刷甚至N刷，同时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观看体验和推荐而“火”起来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曾算过一笔账——“我演了45年戏，每年按100多场演出、每场2000名观众算，45年就是1000多万名观众，可我直播2个多月时间，就有2亿多人观看，抵我演一辈子的戏。”

同时，数字技术还在不断打破舞台

### 平衡「变」与「不变」 让戏曲更「有戏」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黄静枫表示，传统戏曲在数字技术赋能下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拓展了戏曲的传播普及路径，但由于新媒体传播自身存在同质化、碎片化，以及过于追求时效性等弊端，隐忧也在悄然浮现。

黄静枫表示，由于不受行业门槛的限制，目前有不少非戏曲从业人员加入到戏曲直播或短视频制作的行列中。很多短视频的内容并不是以戏曲经典片段为主，更多是在展现后台花絮、演员生活、排戏练功等，偏离了戏曲艺术的核心。他还表示，目前戏曲专业毕业的中专、大专、本科学子，并非都能进入省级专业院团从事表演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登台演出的机会较少，通过直播获取的打赏是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增加账号的数据流量，这些专业出身的主播不仅要留住戏迷，更要发展新观众，为了照顾更多零基础观众的口味，他们往往选取一些经典唱段或者是戏曲中的绝活绝技(如变脸、耍牙、吐火等)反复表演，少有装扮，并且每天要

从3月21日开始，一张张照片在各个戏迷群里传播：浙江音乐学院大剧部门口，热情的观众拿着越剧《我的大观园》的介绍手册和周边，以大幅海报为背景，露出灿烂笑容。来自全国各地的戏迷用这样的方式，定格与越剧相遇这一时刻的喜悦。

这部由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打造、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罗怀臻创作、青年越剧演员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可谓当下现象级的戏曲演出剧目。目前，4月18日—21日将在杭州剧院再度献演的四场演出也已售罄，今年5月将开启的全国巡演让无数戏迷翘首以盼。

从新风尚、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的出圈到《我的大观园》的开票秒空，越剧正为传统戏曲赢得漂亮的流量。越来越多年轻人被古老戏曲圈粉，成为“追戏人”。年轻人爱上戏曲看似“难以预料”，细究起来却在情理之中。

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石俊表示，如果《红楼梦》代代都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会连老年观众都无法挽留；如果戏曲不曾“破墙”，我们都看不到中国第一部无声电影是京剧《定军山》；如果戏曲编剧、导演、演员不曾自我突破“扩圈”，我们更看不到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音乐剧《赵氏孤儿》、越剧电影《新龙门客栈》……中国戏曲从来就是与时代同行，与观众同心，目前正从越剧起再次破茧重生。

在首演过后，关于《我的大观园》的小视频作品已以百位数千位数增长，而在全网的浏览量和传播量截至3月底已破50亿。在石俊看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普通人也是创作者和传播者。我们面对着未来的戏剧创作，不仅要打破院团的创作围墙、舞台的‘第四堵墙’、剧院水晶玻璃的门槛，更要扩展我们创作能力之圈和观众审美接受之圈。”

AI时代 人类的创造力 和文化多样性 5

## 看见了文化传承最美好的模样



小百花越剧院的演员在新版《梁祝》(青春版)演出后和观众互动。图据新华社

戏曲的生命力在于观众。实现传统艺术代代相传，不仅需要青年戏曲人才，还需要让年轻观众接纳戏曲。正如清代戏剧家李渔所说，“传奇妙在入情，亦当与世迁移”，戏曲艺术自身也蕴藏着不断引领大众审美的创新思维。

位稀缺的遗憾。在自家的大屏、小屏前，许多观众实现了“C位”自由。随着5G和云演播技术的发展，“在线”与“在场”的距离不断缩小。“戏曲是舞台艺术，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舞台。回顾舞台艺术发展史，舞台从来不仅仅是艺术的被动载体，相反，舞台样态的变迁对其承载的艺术产生着积极的能动作用。历史行进到今天，一个新的舞台展现在古老的戏曲面前，那就是互联网。”

最后，互动交流频繁高效。胡一峰认为，艺术欣赏本身就具有社交属性。分享观戏体验，是戏迷交往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互联网提供的社交便利则进一步强化了戏曲的社群纽带作用。借助网络提供的沟通渠道，现实人际交往的限制被打破，天南海北的戏曲观众聚集在一起，分享观感，凝聚认同，构成了形式多样的网络戏迷群体。“近年来，戏曲演出开始前或结束后，演出方常常会邀请观

众扫码进群或面对面建群。这样组建起来的网络戏迷群体成为观演活动的延长线，在随后的日子里，群内发布的剧照、更新的资讯、群友和主创之间的交流，都在推动原本可能短暂而脆弱的观演关系变得长久和稳固。胡一峰说，“同样，在互联网的环境下，一场戏曲网络直播、一篇短小的观后感甚至一次跟帖回复，都可能成为网络戏迷相互建立联系甚至构建网络社群的契机。”

胡一峰认为，戏曲的网络传播搭建了新的舞台，开辟了新的欣赏方式，从规模、结构、素养和形态等多个维度对戏曲观众群体产生了积极影响。从长远来看，戏曲网络传播不仅遏制了戏曲观众流失的势头，而且为这一群体注入了新鲜血液；不仅不会对剧场观众造成分流，反而还会给剧场引流；不仅不会降低观众戏曲欣赏水准，反而会让其专业素养得到提升；不仅不会伤害观演关系，反而会让观众与演员更加亲近。而所有这些都将从理念、创作、生态等多个方面给戏曲传承创新带来帮助，推动戏曲艺术更充分高效地满足当下观众的文化需求。

台上台下的青春接力，让戏曲这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蓬勃生机，在一代又一代的戏剧人和观众的互动中延续。在大小剧场、乡村田野间、广场上、文化中心里，虽然地点和环境在变，但台上与台下关于大戏的双向奔赴始终不变……也许，这就是文化传承最美好的模样。

### 拥抱当代青年 懂得戏曲，方能重塑戏曲

罗怀臻教授的上一部爆款是现象级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演近千场，收获数以千万计的票房。但他透露，自己也没有抢到《我的大观园》门票，“我在两位学生的指导下，提前踩准路径，训练手速，开票时进入购票页面，已然秒空。”

罗怀臻介绍，越剧《我的大观园》只表现了大观园中的“青春一族”，贾府中的长辈、奴仆、丫鬟们，小说涉及的芸芸众生与世相百态都被“屏蔽”。“大观园里住着一群年轻人，我称之为‘青春公寓’。剧作的核心是‘我的’，这个‘我的’既是小说《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眼中的‘大观园’，也是我作为《红楼梦》读者和《我的大观园》剧作者所看到的、体悟的‘大观园’。同时，它也是陈丽君这一代戏曲工作者和这一代观众精神情感世界的‘大观园’。”

舞台上，当最后一幕雪花从天而降，落了白茫茫一片，老了的贾宝玉向渺茫处走去，少年贾宝玉目送十二金钗的背影，穿过了光阴。演员陈丽君通过宝玉之口唱出那句“皑皑积雪下，草木待发芽，待到雪融化，青春又芳华”，台下无数闪烁的泪光证明：三百年前的文学经典，通过创新性演绎，实现了与当代青年精神世界的深层共振。“我想我们实现了以现代的姿态重返古典。”罗怀臻说。

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石俊表示，中国戏曲艺术家从来不应该接受“保守”“传统”“程式”这样的标签，中国戏曲历来追求创新迭代。“1905年第一个站在电影摄影机前的是京剧名伶谭鑫培。1962年的电影版越剧《红楼梦》打破了原有戏曲的演出与传播，获得了相当于今天数十亿的电影票房，更是打开了上亿观众的心扉。”罗怀臻认为，“伟大的经典是‘流’而非‘源’，‘源’是经典产生的时代与社会土壤，也是历代创作与改编者内心的艺术世界。”

### 专家观点

在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胡一峰看来，互联网这个新舞台上的戏曲观众不仅出现了量的增长，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些变化至少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青年观众渐成主力。戏曲艺术的传承既需要青年从业者，也需要青年观众，更需要青年从业者和青年观众形成审美共识。“截至2024年12月，我国11.08亿网民中，40岁以下的占比接近50%。在短视频平台观看国家非遗戏剧相关视频的观众中，‘90后’、‘00后’观众占比超50%。这两个50%告诉我们，青年网民正在成为听戏的主力。”或许有人会担心习惯于在网上听戏的年轻人无法真正领略完整的戏曲艺术，甚至因此形成了对戏曲的片面认知。但胡一峰认为，网上的“戏曲碎片”往往是最动听的片段，它们类似于视听版的戏曲海报，以符合当代传播规律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展现了艺术的魅力。“诚然，观众很难通过网上的几个片段获得对一部戏乃至一个剧种的完整认知，但这几个片段却能激发观众的热情，促使观众以线上或现场观看的方式亲近更多完整的戏曲作品。来自网络的偶然邂逅，正潜移默化地促使戏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稳固的文化爱好。”

其次，专业素养不断提高。胡一峰表示，戏曲欣赏有一定的门槛。以前的戏迷是在戏园子里“泡”出来的，如今，互联网提供了新的“戏园子”，它不仅容量更大，而且弥补了好座